相亲四大件

■ 贾斯炜

贾老四的父亲是个木匠，打得一手好家具，当时的生产队批准他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每月给生产队上交一元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

贾家的成分不好，那年头能上高中的都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又红又专的人，父亲知道贾老四想读书是不可能的。

这年贾老四三岁，便由父亲带着“走四方”，一晃就是五年。

父亲想，虽然贾老四不能上高中、上大学，但上小学还是允许的，读点书总比不读强。于是，贾老四八岁这年上了小学。

贾老四运气好，初中毕业那年，国家开始实行凭考试升学，废除成分限制。贾老四顺利考入大堰中学。

进入学校后，说来也巧，班里有一位叫陈娥的姑娘，是其他大队的，和贾老四一样，家庭成分不好。没过多久，贾老四便对陈娥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感觉，总是想方设法地接近她，哪怕是从她身边走过，心里都舒坦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贾老四意识到，这可能就是爱情。但在那个年代，学生谈恋爱是要被开除的。所以，贾老四始终没有公开心中的这个秘密。

时光过得飞快，一晃三年过去了，陈娥回到大队，在初中当民办老师，是那个学校学历最高的。

贾老四回到家中，当起父亲的徒弟，也开始学木匠手艺。因为读过书，贾老四干起木匠活来，除了没有父亲手脚熟练外，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并对传统方法进行了大量改进。

贾老四毕业的第二年，陈娥的邻居给姑娘准备嫁妆，请贾老四来打家具。一天下午五点多，正在干活的贾老四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是你？”

贾老四抬头一看，失态地叫出来：“陈娥？”

“是呀！”陈娥笑着回应。

贾老四明知故问：“你怎么在这儿？”

陈娥抬手向旁边一指，说：“隔壁就是我家！走，到我家看看。”

一旁的父亲觉得似乎有什么好事，便问贾老四：“你们同学呀？”

贾老四回答说：“嗯！同学。”

“我来画，你到人家家坐坐。”父亲说。

到了陈娥家，陈娥给贾老四冲了一杯糖水，二人干坐着，没有话说。也许是想着父母快放工，不一会儿就会回家，陈娥红着脸、低着头，眼眶里噙着眼泪说：“你走吧……”

第二天，到了下午四点多钟，心里依然难受的贾老四无心干活，磨了半天，对父亲说：“爹，我不想干了。像这样很快就做完了，人家不会说是因为我们手艺好，反而觉得钱给得不值……”

“你肚子里啥花花儿肠子，我不知道？”父亲说。

贾老四正要辩解，父亲抬手阻止，顿了一下说：“出去看看。”

“看啥？”贾老四满脸狐疑。

“你没出去，我知道你看啥？”拗不过父亲，贾老四只好出门。眼见陈娥挑着一担粮食从远处过来，贾老四想都没想飞奔过去，二话没说就钻到担子底下，身子一直就将担子挑到了自己肩上。

不一会儿，贾老四的父亲听到隔壁开门声。又过了一会，父亲又听到隔壁轻轻地插门声……

隔天晚上，父子二人按时完工，对方对家具很是满意。父亲少要了五元钱工钱，对方不好意思，送他们一只大公鸡。临走时，父亲给对方留下一句话：过几天可能有事麻烦。

回家后，过了一个星期，贾老四父亲拎着一斤白糖、一斤果子、一斤挂面、一条鱼来到这家，请女主人到陈娥家说媒。

媒人来到陈家说明来意，陈娥低头不语，她父亲想了想，说：“别的没啥要求，‘三转一响’是少不了的。如果半年内置办齐了，这门亲事就定了。但半年内没置办齐，那对不起……”

消息很快反馈到贾家，贾老四的父亲为难了；这“三转一响”可是城里人结婚的“四大件”，我卖掉全部家当也置办不起呀！

而贾老四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第二天找来一些上乘木头，在上面画起各种图案和线条。父亲第一次见到这些稀奇古怪的画法，便问贾老四要干什么。贾老四笑着说：“造‘三转一响’呀！”父亲想，反正也买不起，随他折腾就是了，于是就给贾老四当帮手。

还别说，不到一个月时间，父子二人还真把“三转一响”给“造”出来了。贾老四自己调制油漆对“三转一响”进行粉刷，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这是用木头造的。

媒人转告陈娥父母，贾家已将“三转一响”置办齐了。择日，陈娥父母便带着陈娥到贾家“看家儿”。

见到“三转一响”时，陈父先是一愣，接着对贾老四说：“要确保我家陈娥将来真有‘三转一响’用。”

贾老四信心十足地说：“一定能的。”

陈娥一家三口回家的路上，母亲问：“你那么喜欢‘三转一响’，今儿怎么不用一下？”

陈娥说：“到时候了再用，多有意义呀！”

“怎么了，心可当飞到贾家了？”母亲笑着打趣。

“妈！”陈娥一脸娇羞。

后来，贾老四带着妻子到南方打工。如今，他们创办的生机木头公司已成功上市。

江城子·登四方山感怀

（外一首）

■熊文汇

春回大地春色秀
人抖擞，万物苏
阳升春发
桃红又新柳
健身登临四方山
车似水，人如流
改革开放四十载
国变强，民富足
放眼神州
泰安添锦绣
发展仍是第一要
不折腾，再加油

江城子·百年变局

泱泱华夏五千年
巨龙飞，领寰宇
斗转星移
曾经鸦片烽烟起
昏睡百载列强欺
求图存，志士聚
迎来百年大变局
东方兴，大潮起
放眼五洲
中华崛起
同筑梦，共襄举

湖畔看花

■王霞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我曾经的梦想，辗转于闹市许久之后，回到家乡郧阳区柳陂镇，忽然发现，这个梦境就在眼前。

早春二月，风轻日暖。未及草长莺飞，不曾姹紫嫣红，远山依旧素净，田野刚刚苏醒，像一幅淡墨山水画。

老家的房子紧邻公路。玉带般宽阔洁净的公路将汉江和小丘隔开，低缓的黄土坡上，一户户洋楼小院，在太阳底下晒着。可闻鸡鸣之声，可见白鹅蹒跚。我坐在樱桃树下，喝一杯老家的绿茶，眯着眼看小猫酣睡。

早春开花的只有红梅、黄梅和玉兰。一眼望过去，嫣红、娇黄和洁白的花朵静静开放，让人心里瞬间安然了许多。不远处，汉江像一条随风飘动的绸缎伸向远方。湖湾处的绿水，犹如一面镜子。更远点的地方，有拱形的柳陂湖大桥，十七个桥孔，在枯水季里，像大大小小的满月，斜斜地延伸开去。

人勤春来早，勤劳的乡亲已开始在田野里耕作，刨好一畦土，栽上一畦苗，只等着它们快快生长！

青春年少时，我总以为风景在远方。那些所谓的梦想，香车名表、别墅豪宅、金玉满堂……可却不曾想到，有亲人的相伴，才是最美的生活。

和年迈的父母在房前种花、在地里摘菜……父亲和母亲低声说话，眉目传神，一切都顺其自然。所谓举案齐眉、白首不离，也不过如此吧。

岁月静好，早春安然。

捧一卷旧书，开启另一个时空。在温暖的早春里，不管是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是缠绵悱恻的爱情，都不过是风轻云淡。看得累了，闭上眼，感受泥土的芳香。

曾经职场拼杀，如今湖畔看花。

感谢生命中有这样一个安宁恬淡的地方，感谢在老家遇上早春二月，让我得以安放心灵。

“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依依。”老家的秀美是藏不住的，不少城里人驾车来一睹它姿容。在卧龙岗社区旁的公路上，不少人停车购买着农民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月亮湖山庄草莓基地里，香甜的草莓让游客大饱口福；柳陂新集镇公园里，人们三五成群散着步，惬意地感受春风的轻抚。阳光慵慨地洒在树枝上、草地上和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上。

龙韵村是新建的易地扶贫搬迁村。这里配套建设了扶贫车间、香菇基地等项目，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是别具特色的“风情街”“记忆街”“工坊街”，青砖黛瓦、朱门花窗，石磨、石凳，黄泥墙、木秋千，走累了就在门前坐下，喝一碗老乡家的大碗茶，心似白云，悠悠然，近又远。黄泥墙上挂着的一串辣椒，木窗上贴着的窗花，荡着秋千的孩子……那是每个人心底的老家记忆。深吸一口气，除了泥土的气息，还有白酒的醇香，那是从“工坊街”老酒窖传出的味道。拌曲、搭灶、生火、蒸汽氤氲之中酒香飘散。一旁的手工制品店里，龙须草在姑娘们的巧手中变成精巧的碗、碟、草帽、花瓶。

时光在这里似乎慢下来，人们享受这样的慢生活。听母亲说，近几年，去南方打工的年轻人少多了。是啊，在这样如诗如画的地方，谁舍得离去呢？更何况，如今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

一水护镇将绿绕，远山排闼送青来。悠然柳陂，水韵江南。

晚霞未晚

吴俊化 作

水调歌头·圣水湖

（外一首）

■李君琦

步入庸国城，
登上九女峰。
放眼圣水湖面，
秋波荡叶红。
女峰倒影湖中，
庸城水底飘动，
烟雨挂彩虹。
来者湖上曰：瑶池亦如是？
宏图起，山水动，聚江泓。
一颗明珠凝成，
点亮九天星。
更立堵河石壁，
截断南江泓流，
高峡水如镜。
神农叹为止，
庸城殊事惊。

沁园春·九龙山

伫立仲夏，九龙山上，
地青天蓝，看满山奇观。
山峰叠岚，云霞闪变。
高峡流水，瀑布飞烟。
木槿烂漫，奇葩异草皆自然。
常忍忖，看人生旅途，
风景亦然？
曾携挚友登山，
回首往事追寻流年。
忆蹉跎岁月，亦梦亦幻；
花样年华，缤纷斑斓。
演绎人生，苦辣酸甜，
感月吟风叹自然！
放眼望，万里尽绚烂，
大道无限！

田野的心事

■ 段吉雄

村庄的春天实际上是从一个梦开始的。

那是一场绿色的、酣畅淋漓的邂逅，仿佛是等待了一个世纪。风，依然火急火燎地赶着路，像是受了谁的重托。火盆里的火势改变了方向，和立春前完全相反，开始从下朝上漫延。农人看着那火星渐渐变红，很快就光耀夺目。紧裹在身上的棉袄已不再那么亲热，似乎还有些累赘。于是，从脖子上开始，纽扣一个一个被解开。

冰封的田野，顺着农人解扣的力道一下子温柔了岁月，瘫倒在还有些生硬的春风里。俯贴在地面上的麦苗露出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顶着一头白霜，寂静地数着风的步数。实际上，心里高兴着呢！去年冬天的几场大雪，让她着实睡了个好觉，没有了虫子和蚂蚁的骚扰，连梦都是纯洁的。被雪水犁过的土壤也像梦一样酥软、绵长，躺在里面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唉呀，一不小心，它把腿伸到了地层下面，等回过神来，身上已经开始嘎嘣作响了。到了晚上，田野里变得更加热闹起来，这里正在发生着一场战争。有麦苗的拔节，昆虫的吃语，麻雀的争吵，还有土地翻身的铿锵。山呼海啸一般的声音此起彼伏，从耳朵里钻进去，再从心海里跳出来。

一块块黢黑的石头仿佛松动了，大概是被那哈欠声给吵醒了。身下干枯的茅草、蚂蚁草自去年冬天和朔风斗争失败后，似乎还沉沦在沮丧中。乍一看垂头丧气，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的根部有些发涨，透过被撑破的外衣，露出一丝青色。在阳光照射的地方，有鹅黄色的细芽眯着眼，警惕地刺探着消息，细微的风走过，它便急忙缩回身子，生怕被人发现。它们醒过来了，是的，别说是一场寒风，就是能毁灭一切的火焰和洪水，都无法摧毁它们旺盛的斗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山的下面，土层的深处，一场新的战役正在酝酿，只等到惊蛰过后战鼓擂响时，它们就又会从四面八方揭竿而起，聚沙成塔，再次路上争取希望和自由的征程，历经三伏的淬火和秋风的检阅，继续战斗，生生不息。

在地下庞大的巢穴里，蚂蚁们贮藏的食物已消化得差不多了，供养了它们一个冬季的财虫、介壳虫和角蝉的能量也消失殆尽，需要去补充新的能量了。尽管“邻居们”都还在梦中，但蚂蚁们却不能再睡了。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年蚂蚁们成为了开辟江山的第一批志士，它们舒散着筋骨，磨尖了牙齿，探舞着强壮手臂，顺着洞口来到地面。留下一部分修缮被摧毁的家园，剩下的就出去迅速圈占领土，在所到之处留下气味或者排上粪便，宣布着自己的主权。做完这些后，它们就开始寻找食物，补充体力，操练队伍，做好捍卫领土的准备。

池塘里游动的鸭子最先感受到了水温变暖，而牛则靠灵敏的嗅觉闻到了春天的憨茏。一个冬季的干料似乎让它们忘记了汁浆丰腴的味道，厚实的胃里已经适应了干巴的稻草。整个冬天，它们除了睡觉，就是咀嚼，有时候连梦里都在咀嚼。不但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回来的草料，也咀嚼着秋天风光的日子和峥嵘的岁月。雄健的身体吸引了多少农人的啧啧声，稳健的步伐让那群小母牛禁不住惊呼。于是，在忙碌的间隙，一场浪漫的邂逅就避免不了了。嘎吱嘎吱，它咀嚼的声音越来越有劲。一股久违的浅香随风从窗户里潜入，似有却无。它伸出粗大的鼻孔使劲嗅了两下，闻到了，那是从山岗上飘来的蚂蚁草的味道，是春天的味道。尽管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但仍然让它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窗外的银树的一抹新绿，顺着温柔的阳光闯进它的眼睛，刺痛了它干涩的眸子。哦，春天真的到了！一个冬季的蓄养让它早已身强力壮，肩上那坨隆起的肉包里，贮藏了用之不竭的力气，那一垄垄睡着的土地正在等着它去叫醒。扭过头，看见主人拿出铁铲，蘸着春色磨去它身上的斑斑锈迹，直到阳光在上面打滑的时候，随着主人一起去田野里翻开大地，寻找时光留下的记忆。

田边上，原本平整的土地被锄头梳理成一畦一畦的，这里种豆荚，那里种白菜、黄瓜，农人在心里盘算着。土地被翻了很多次，细得像面粉，软乎得用手轻轻一按就能留下印迹。趁着季节允许，人们在上面撒满农家肥，整个院子里便充斥着自然的气味。晒上两三天，等那些粪水完全和土粒融合到一起时，农人选择一个艳阳的午后，把一颗颗种子播下。在今后的几天里，它们沐浴着春阳发芽、扎根。做完这一切，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如果想让它们快点发芽，那就再覆上一层薄膜。那层薄纱不但阻挡了寒气，也把月光邀请来了，暖暖的上层里，一粒粒细小的种子迅速裂变、探头、伸腿，三两天就急不可耐地钻出地面。看到土层上泛起绿色，农人用粗壮的指头把薄膜抠出一个小洞，把风灌进去磨砺它们。菜苗嫩黄的身体似乎承受不起这嚣张的世界，软绵绵地倒伏在地。不用紧张，这是成长的必要磨砺。风松一下紧一下地扯着，雨也快步赶到，滴答滴答地弹奏着曲子，那畦绿地从嫩黄开始，一顶幼芽、两片鹅黄、三片细叶，一点一点地长成满地的翠绿。沿着早已搭好的架子，快速地爬上顶梢，去寻找靠近太阳的温暖。农人们无暇去每天观察，只是在繁忙的日子里偶然一回首，才发现那似乎昨天才种下的豆子已是一片繁茂。

老牛趾着稳健的步伐站到了山顶，满地的芬芳让它干涩的胃微微打颤，它顾不得去啃下鲜嫩的绿草，强忍住盘旋在嘴里的涎水，冲着不远处的牛群吼出冰封了一个季节的思念。之后，狂奔了过去……

看呐，漫山葳蕤。
听呐，声音鼎沸。
闻呐，一世芳香。

韩家洲赛龙舟

（外一首）

■陈新永

韩家洲头龙舟赛，
世代相传莫回歇。
赛前抛粽祭龙王，
赛中划舟竞灵均。
群舟竞帆洲江间，
争先恐后抢头功。
鼓声呐喊闹翻天，
万年古洲春又还。

汉江渔夫

汉水渔夫护汉江，
长年累月住船舱。
她扣掌舵头放网，
架起竹篙晾衣裳。
古往驾船划木桨，
今来航行马达响。
捕鱼时节夏秋冬，
叠迭三季捕鱼忙。
夏捞翅膀鲜鲫鲫，
秋冬捕捉草鲢鲢。
晚撒丝网早收鱼，
披星戴月赤手登。
喜谈餐桌哈哈笑，
都夸汉江鱼儿香。